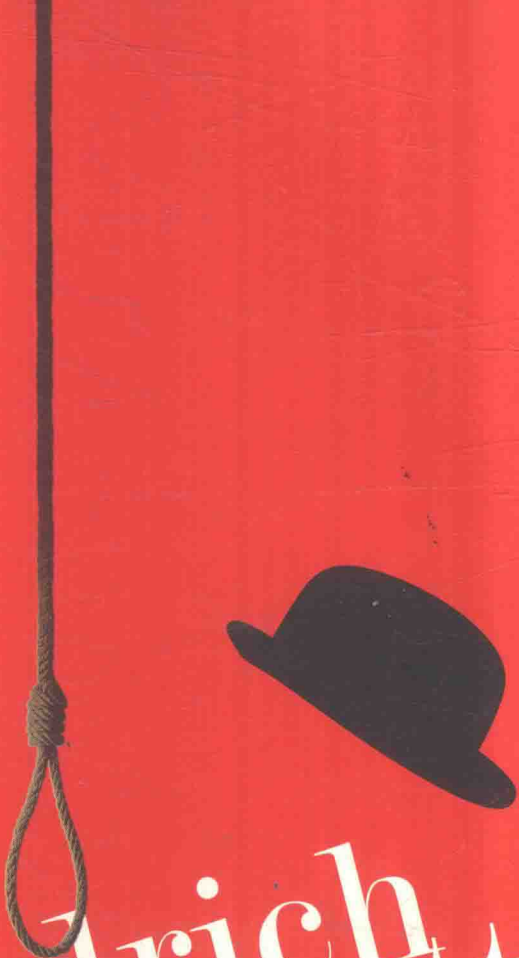




Friedrich Murrerematt



迪伦马特 侦探小说集

[瑞士] 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 著

韩瑞祥 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Friedrich
Dürrenmatt

迪伦马特 侦探小说集

[瑞士] 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 著
韩瑞祥 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6385

Friedrich Dürrenmatt

Der Richter und sein Henker, Der Verdacht, Das Versprechen, Justiz, Der Pensionierte

Copyright © 1986 by Diogenes Verlag AG Zürich

All rights reserved

Diese Sammlung erscheint mit Förderung von Pro Helvetia, Zürich.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迪伦马特侦探小说集/(瑞士)迪伦马特著;韩瑞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02-014408-2

I. ①迪… II. ①迪…②韩…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瑞士—现代
IV. ①I52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46948 号

责任编辑 欧阳韬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徐 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76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5.25 插页 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408-2

定 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 1921—1990)是瑞士现当代文学的伟大旗手,是战后德语文学最优秀的经典作家之一,被誉为布莱希特之后“最杰出的德语戏剧家”。^①20世纪50到60年代,他在戏剧和小说创作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无疑为德语当代文学赢得了令人敬仰的世界声誉。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和学者瓦尔特·因斯曾经这样赞誉说:迪伦马特的喜剧“是在虚构,需要的是能够表现对环境那无可挽回的东西的想象和出人意料的睿智,……是在创造风格”;他的喜剧“不是为现存的世界加砖添瓦,而是展现着那基石上的千疮百孔;它所追求的不是对存在的证明,而是要采用夸张性的模仿去讽刺,去嘲弄,去重新创造;它表现着变化的东西,而自身同样处于变化之中”。^②因斯的这段话不仅一针见血地勾画出了迪伦马特喜剧创作的特点,也十分贴切地揭示出其小说创作的风格。迪伦马特的文学创作是虚构、想象和睿智的艺术结合,而不是对生存环境现实主义的直接反映;他的文学艺术不是对现实的褒扬,而是立足于我行我素毫不掩饰的揭示,即“良心”的写照;^③他借助怪诞而创新的多样化艺术手段来表现变化的、引起痛苦和不安的现实生存与

① Walter Jens: Ernst gemacht mit der Komödie. In: Über Friedrich Dürrenmatt, Hrg. von Daniel Keel, Diogenes Verlag 1990, S. 39-44. Hier: S. 39.

② 同上,第40页。

③ Friedrich Dürrenmatt: Gespräche 1960—1990 in vier Bänden. Hrg. v. Heinz Ludwig Arnold. Diogenes Verlag 1996. S. 161.

社会主题。他的艺术风格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堪称典范。

迪伦马特于1921年1月5日生于伯尔尼市附近一个叫柯诺芬根的村庄。父亲是新教神父。像他的祖辈一样,他几乎在伯尔尼家乡度过了他的一生。对他来说,童年的家乡既是一个祥和之地,又是一个幽灵似的田园。中学时期,他就开始阅读表现主义作家凯泽和卡夫卡的作品,同时也对叔本华和尼采情有独钟。1941年,他进入苏黎世大学学习哲学、自然科学和日耳曼语言文学,主攻克尔凯郭尔和柏拉图哲学。与此同时,他也开始研究阿里斯托芬与古希腊的悲剧诗人。

迪伦马特是在卡夫卡和凯泽的影响下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短篇小说《老人》是他发表的第一部作品。1946年冬,他的第一本剧作《圣经如是说》问世。创作初期,迪伦马特为卡巴莱剧场写了许多卡巴莱小品剧,因此也度过了初期作为自由作家生存的困境。这些成功的卡巴莱小品剧可以被看作是他后来喜剧的雏形。

20世纪50年代初期,伴随着瑞士经济奇迹的出现,迪伦马特的文学创作也开始脱颖而出。作为戏剧作家的实验场地,他首先发表了一系列广播剧,先后获得了德国战争盲人广播剧奖(1955)和意大利国家奖(1956)。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创作侦探小说。迪伦马特独具一格的侦探小说也是其在德语文坛上独领风骚的创举,与其戏剧创作相得益彰。脍炙人口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1950)和《嫌疑》(1953)就是这个时期的杰作。从这个时期开始,迪伦马特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也着手探讨戏剧理论问题。1954年发表的《戏剧问题》奠定了这位剧作家一生所遵循的立足于社会观察的戏剧创作思想。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是迪伦马特喜剧创作的高潮。如果说《罗慕路斯大帝》(1948)克服了初期的表现主义倾向而预先实践了他后来的喜剧理论的话,那么《密西西比先生的婚姻》(1950)、《天使来到巴比伦》(1953)等则是其开始探讨和认识布莱希特戏剧创作的结晶。前者以极其夸张的漫画形式展现出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

死亡之舞，也奠定了他在联邦德国戏剧舞台上的成功。可以说，他日臻成熟的喜剧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战后德国重建时期德语戏剧的空白。

1955年，迪伦马特发表了为他带来世界声誉的“悲喜剧”《老妇还乡》，从而使他的喜剧“模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与传统的喜剧不同，突如其来的转折和怪诞的风格和表现手段构成了迪伦马特喜剧表现的核心和与众不同的特色。《老妇还乡》很快就成为世界喜剧舞台上的经典之作，深受东西方观众的喜爱。迪伦马特因此先后获得曼海姆席勒奖和瑞士席勒基金会大奖。《老妇还乡》把迪伦马特迄今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社会批判升华到对西方社会制度在道德上的控诉。喜剧《物理学家》（1962）是迪伦马特喜剧创作的又一个高潮，是这个时期德语舞台上上演最多的剧目之一。它与后来的《流星》（1965）和处女作《圣经如是说》的新版《再洗礼派教徒》（1966）等彻底确立了迪伦马特在世界戏剧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从60年代末以后，迪伦马特趋向于杂文和散文的创作，越来越关注社会政治问题，文化批评越发尖锐。杂文集《关于以色列的杂文》（1976）收录了作者这个时期许多很有认识价值的政论和文化批评檄文。与此同时，迪伦马特更多地投身于喜剧舞台实践，他先后担任巴塞尔和苏黎世剧院艺术顾问，改编和导演了自己早期的喜剧以及莎士比亚、施特林德贝格、歌德等的剧作。

迪伦马特在喜剧创作上享誉世界，但在小说创作上也很有建树，特别是其独辟蹊径的侦探小说可以说在世界文坛上一枝独秀。《隧道》（1950）、《嫌疑》（1953）、《法官和他的刽子手》（1950）、《抛锚》（1956）、《承诺》（1958）等一直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

在同代德语作家中，迪伦马特是很幸运的，由于他的国家的特殊地位，他的家乡没有遭受过纳粹铁蹄的蹂躏，他的精神没有受过法西斯奴役的创伤。他几乎一直生活在伯尔尼州比勒湖畔的诺伊堡。从这个静谧的田园里冷静而批判地观察着这个世界的“喜剧”，又以犀利的喜剧、小说、广播剧、杂文等艺术形式将他那富有想象力的、但却

始终尖锐刻薄的诅咒抛投到读者之中,就是要以惊世骇俗的方式将他们从那可笑可悲的日常现实中唤醒。他的作品不是自我的表现,而更多是力图呈现给这个令人沮丧的世界一面镜子,一面怪诞扭曲的镜子,要以此来认识它。他的全部作品都围绕着这个主题。与他同代作家不同,他的文学表现自始至终都渗透着一种历史悲观主义色彩,正如他所说的,“我认为,人们不可能完全认同一个曾经存在的、现在存在的和将来会存在的社会,而始终必然会以某种方式采取反对的态度。反对是文学艺术的事,而反对需要人,因为只有在与别人的对话中,才会有事物、思想的继续发展。”^①

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陆续推出迪伦马特的作品,意在比较系统地向我国读者介绍这位独具风格的瑞士德语作家。文集包括喜剧、侦探小说和中短篇小说。《侦探小说卷》收录了迪伦马特创作的五部侦探小说:《法官和他的刽子手》(1950)、《嫌疑》(1953)、《承诺》(1958)、《司法》(1985)和未竟之作《退休探长》(1979)。这些侦探小说是迪伦马特为德语当代文学做出的独树一帜的贡献,因此也一直备受评论界的关注和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

其实,迪伦马特的侦探小说与传统的侦探小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如果说传统的侦探小说注重对犯罪行为神秘玄妙的侦探过程的描写,以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见长的话,那么在迪伦马特的侦探小说中,不是对犯罪行为和罪犯踪迹的分析和推理,而是侦探人物本身成为叙事的核心。在这里,作者把叙事化的喜剧手段融入喜剧化的叙事之中,无情地讽刺和鞭挞了代表公正的司法机构的种种弊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叙事风格。从根本上说,侦探小说构成了作者观察、感受、认识和表现现实生存不可分割的部分。迪伦马特的侦探小说无

① 转引自:Peter Andre Bloch u. Edwin Hubacher (Hrg.): Der Schriftsteller in unserer Zeit. Eine Dokumentation zu Sprache und Literatur in der Gegenwart. Bern 1972. S. 40.

疑是对传统侦探小说的戏讽,是“侦探小说安魂曲”。^①

迪伦马特的侦探小说处女作《法官和他的刽子手》一举为初出茅庐的作者赢得了世界声誉。在这部小说中,迪伦马特把凶杀之谜、邪恶之谜及其在《戏剧问题》中所阐释的“偶然”融为一体;侦破谋杀警察少尉施密特案件的故事与伯尔尼老警长贝尔拉赫和犯罪分子这两个对手之间的持久冲突彼此交织,形成了小说多线叙事的深层结构。这部小说没有以侦探和法律的胜利而告终,而是将二者置于怀疑嘲讽的聚光灯下。这就是迪伦马特后来所说的“侦探小说安魂曲”。

第二部侦探小说《嫌疑》是《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的续篇。小说的情节开始于1948年12月27日,表现的主题是战争罪行。如果从传统侦探小说视角来看,这个故事的结尾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简直像童话一样。但这样的拯救正是作品表现的意图所在:“凡是关系到大家的事,只有大家才能解决。任何个人试图自己去解决关系到大家的事的努力都必然会失败。”^②显而易见,贝尔拉赫在这里被看成失败者,他试图独自揭穿埃门贝格的英雄行为失败了,因为没有人相信他的控告是真的。而战争罪犯埃门贝格无疑也心里明白,不仅是他,而且许许多多的人都会对贝尔拉赫的怀疑做出这样的反应,正如他所说的:“这不应该意味着在瑞士会存在战争罪犯吧!”而贝尔拉赫给了不仅让埃门贝格,而且让自以为是瑞士人感到无地自容的回应:“凡是在德国曾经发生的,只要一出现某些条件,便在任何国家都会发生……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民族会是例外。”这部小说不仅一反传统侦探小说的俗套,而且饱含着不容忽视的社会批判因素。

小说《承诺》是在迪伦马特之前完成的电影脚本《光天化日之

① 这是迪伦马特的第三部侦探小说《嫌疑》的副标题。

② Friedrich Dürrenmatt: 21 Punkte zu den „Physikern“. In: Die Physiker. Diogenes 1998. S. 92-93.

下》的基础上创作的。作者在这里彻底打破了传统的侦探小说的叙事结构,采用了一种错综交织的叙事形式,形成了更加广阔的叙事空间。这部小说多层次多视角的表现既是对主人公近乎宿命的正义感的悲剧性讽刺,因为他的理想追求与现实格格不入,也是作为侦探小说作家的小说叙事者的自我嘲讽,因为他试图将这种叙事表现为人的理性和信仰的必然见证,同时是对传统的侦探小说的戏讽,因为它要以成功的侦探结局来伸张正义。《承诺》因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侦探小说安魂曲”。

在小说《司法》中,迪伦马特更加激进地表现了关于公正的主题。这部筹划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小说直到1985年才问世。小说描写的是一场非同凡响的凶杀案件。同作者的前几部侦探小说一样,《司法》也把嘲讽的目光指向传统侦探小说的陈规俗套和千篇一律的行为方式。小说的叙事从始至终错综复杂,扑朔迷离,从而也引起了批评家激烈的争议。实际上,《司法》从根本上表明了迪伦马特对传统侦探小说文本概念的颠覆,为读者提供了更复杂更广阔的想象和思考空间。

《退休探长》是迪伦马特侦探小说的未竟之作。小说主人公赫希施泰特勒探长几乎是《法官和他的刽子手》和《嫌疑》中的贝尔拉赫探长形象的翻版。按照迪伦马特的说法,这部小说原本打算描写这样一个故事:“在他长久的职业生涯里,一个伯尔尼探长出于人道,出于对人类法律缺陷的了解,放手让一些罪犯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在退休后的最初日子里,他要一一去拜访这些人。”^①这部小说于1995年在苏黎世《世界周刊》连载,瑞士作家韦德默为之续写了一个可能的结局:多年以后,探长又与同一伙犯罪分子再次实施了入室抢劫,进入作家迪伦马特的酒窖里。最终是入室抢劫犯、政治家和作者济济一堂,品酒探讨法律和公正问题,直到黎明的曙光照耀大

① 转引自:Peter Rüedi: Nachwort. In: Friedrich Dürrenmatt: Der Pensionierte. Diogenes Verlag 1995, S. 187.

地。《退休探长》呈现出一种断断续续万花筒般的叙事结构,其中交织着各种令读者难以想象的社会问题和冲突,这也许是迪伦马特留给读者一个品味不尽的“悬案”。

总而言之,迪伦马特的五部侦探小说是对传统侦探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的戏讽甚或解构,从一个新的表现视角创立了迪伦马特式的侦探小说形式。这无疑是对德语当代文学的一大贡献。

我们选编出版迪伦马特的系列作品,初衷是希望我国读者能进一步了解和认识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瑞士作家,获得阅读他者文学的愉悦,并有所借鉴和受益。但由于水平有限,选编和翻译疏漏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作品的翻译得到了瑞士国家文化基金会(Pro Helvetia)的资助和安格利卡·萨尔维斯贝格女士(Angelika Salvisberg)的大力支持,编者也曾应邀前往瑞士洛伦翻译者之家(Übersetzerhaus Looren),与瑞士相关专家解决了翻译中的诸多问题,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韩瑞祥

2017年10月30日于北京

目 次

- 1 前言 / 韩瑞祥
- 1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 韩瑞祥 译
- 87 嫌疑 / 崔涛涛 译
- 187 承诺 / 张培 译
- 287 司法 / 巩婕 译
- 433 退休探长 / 张世胜 译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一部侦探小说

韩瑞祥 译

第一章

1948年11月3日清晨，特万镇的警察阿方斯·克莱宁在拉姆波因（特森贝格地区一个村庄）的马路口见到一辆蓝色的梅赛德斯停在路边。这条路通往特万峡谷的森林深处。晨雾弥漫，这是深秋时节常见的天气。克莱宁本来已经从车旁走了过去，然后却又折了回来。刚才走过时，他透过模模糊糊的车窗玻璃匆匆地瞥了一眼，觉得司机好像趴在方向盘上。他心想着，这人喝醉酒了；像普通人一样，他也顾不上多想。因此，他不愿意煞有介事地对待这个陌生人，而宁可多些人情味。于是他走到车旁，想唤醒这个沉睡的人，拉他去特万镇，让他在“大熊”旅馆喝杯咖啡，吃点粉汤，醒醒酒。虽然明令禁止醉酒驾车，但是并没有禁止喝醉酒后把车停在路边在里面睡觉啊。克莱宁上前打开车门，慈祥地把手搭在陌生人的肩上。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这人已经死了。太阳穴给打穿了。这时，克莱宁发现右车门也敞开着。车里并没有多少血迹，死者穿在身上的灰色大衣似乎根本也没有什么污迹。一个黄色的皮夹子的边缘闪现在大衣口袋外。克莱宁一掏出皮夹子，就轻而易举地断定，死者是伯尔尼城的警察少尉乌尔利希·施密特。

克莱宁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作为乡村警察，他从来还没有遇到过这样一桩血案。他在马路边上踱来踱去。当初升的太阳透过迷雾照耀着死者时，他觉得很不好受。他回到车旁，捡起那顶掉在死者脚前的毡帽，戴在死者头上，压得深深的，免得他再看见太阳穴上的伤口。然后，他才感到好受些。

这个警察又走到朝着特万镇的另一个路边，擦去额头的汗水。

他最终打定主意。他把死者挪到副驾座上，小心翼翼地扶正他，并且用一条在车厢里找到的皮带固定住这个已经没有生命的躯体，然后自己坐到驾座上。

发动机启动不了，然而，克莱宁毫不费力地让车子顺着这条下坡的马路向下滑行到特万镇，来到“大熊”旅馆前。他让人给车加上油，恐怕不会有人认出这个高贵的一动不动的人竟然是个死人。克莱宁觉得很中意，因为他憎恨骇人听闻的事。就这样，他保持沉默不语。

然而，当他沿着湖朝着比尔方向驶去时，晨雾又变得越来越浓了，再也看不到太阳，清晨变得就像世界末日一样阴暗。克莱宁陷入一条长长的车流中，出于一种无法解释的原因，一辆接一辆地缓慢行驶着，即使是浓雾天，似乎也用不着这样缓慢，克莱宁不由自主地想到，这简直就像是一排送葬的队伍。死者一动不动地坐在他旁边，只是有时候遇到路面不平时，他就会像一个智慧的中国老者点点头，于是，克莱宁便越来越不敢尝试去超越其他车辆。他们到达比尔时，晚了好长时间。

当人们根据关键线索从比尔开始进行调查时，在伯尔尼，这个令人悲痛的案件交给了警长贝尔拉赫，他也曾经是死者的上司。

贝尔拉赫曾长久生活在海外，先是在君士坦丁堡，后来在德国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知名的刑侦专家。最后，他担任过美国河畔的法兰克福刑警局局长。然而，他1933年返回了故乡之城。他回来的原因并非出自于他对常常称之为自己的金色墓地的伯尔尼的热爱，而是因为他当时打了德国新政府一个高级官员一记耳光。在法兰克福，人们对这种暴力行为议论纷纷。而在伯尔尼，大家对这事的评价则随着欧洲政局的变化，开始是愤怒，然后是应该谴责，但毕竟还可以理解，最后甚至被看成对一个瑞士人来说别无选择的可能行为。可这已经是1945年的事了。

贝尔拉赫在施密特案件中做的第一件事是，他下令最初几天采取秘密处理的方式——一道命令，他只有依靠自己全部的人格魅力

才能付诸实施。“我们对案件了解太少，而报刊反正是过去两千年里所发明的东西中最多余的。”他这样说道。

显而易见，贝尔拉赫好像对这种秘密行动抱以很大期望，与他的“顶头上司”卢修斯·鲁茨博士相反。鲁茨也在大学里教授刑法。他的伯尔尼家族受到了一个巴塞尔叔祖良好的影响。他刚访问过纽约和芝加哥警察局，才返回伯尔尼，并且对“瑞士联邦首都制止犯罪的原始落后状态”感到震惊，在一次共同乘坐电车回家的路上，他直言不讳地冲着警察局长这样说。

就在这天早晨，贝尔拉赫再一次和比尔通完电话后，便前往位于班蒂格大街的舍恩勒尔家，施密特就住在那里。贝尔拉赫沿着古城走下去，越过纳德格大桥。他总是习惯于步行，因为在他看来，伯尔尼过于狭小，不适宜乘坐“电车以及诸如此类的交通工具”。

他有点吃力地沿着拐来拐去的石阶向上走去。他已年过花甲，在这样的时刻，免不了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然而，他很快就来到舍恩勒尔家门口，按了按门铃。

开门的是舍恩勒尔太太，一个又矮又胖举止高雅的女人。她立刻请贝尔拉赫进屋，她认识他。

“想必施密特昨天晚上出差去了，”贝尔拉赫说，“他一定走得非常突然。他让我给他随后寄些东西去。劳驾您把我领到他房间去，舍恩勒尔太太。”

这女人点点头。他们穿过走廊，经过一幅好大的油画，它镶在一个沉甸甸的金色画框里。贝尔拉赫看了一眼，上面画的亡者之岛。

“施密特先生现在去哪儿了？”胖女人一边问，一边打开房门。

“去国外了。”贝尔拉赫说，并且抬头望着天花板。

这房间的位置朝着一片平地，透过花园门，可以看到一个小公园，里面耸立着一些古老的棕色冷杉，它们肯定生病了，因为地上落了厚厚的一层针叶。毫无疑问，这是这座房子里最好的房间。贝尔拉赫走到书桌前，再次四下看了看。长沙发上放着一条死者的领带。

“施密特先生肯定去热带了。难道不是吗？贝尔拉赫先生？”舍恩勒尔太太好奇地问道。贝尔拉赫感到有点吃惊：“他没有去热带，而是高高在上了。”

舍恩勒尔太太的眼睛瞪得圆圆的，两手抱在头顶上。“天哪，上喜马拉雅山了。”

“差不多吧，”贝尔拉赫说，“您差一点儿就猜出来了。”他打开一个放在书桌上的文件夹，立刻把它夹在腋下。

“您找到了要随后寄给施密特先生的东西？”

“找到了。”

他又一次环顾四周，可是故意不再去看那条领带。

“他可是我们历来见过的最好的房客，从来都没有和女人闹过什么风流韵事，或者有别的传闻。”舍恩勒尔太太信誓旦旦地说。

贝尔拉赫走到门口时说：“我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派人或者我自己来。施密特在这里还有一些我们也许需要的重要文件。”

“我会收到施密特先生从国外寄来的明信片吗？”舍恩勒尔太太还关切地问道，“我儿子喜欢集邮啊。”

然而，贝尔拉赫皱皱眉头，一边若有所思地打量着舍恩勒尔太太，一边遗憾地说道：“恐怕不会吧，出这样的公差，人们通常是不会寄明信片的，这也是不允许的。”

这时，舍恩勒尔太太又一次把两手抱在头上，十分失望地说：“警察局什么都禁止啊。”

贝尔拉赫出了门，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终于离开了这座房子。